

文苑情趣

# 儿时故乡春

■凹凸

红红的春联还贴在两扇大门上，那么崭新崭新的；大大的灯笼还挂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，那么亮堂堂的；过年的新衣还穿在男女老少的身上，那么干干净净的……可让人陶醉的新年就要过去了，任我们这些贪玩的少年拼命地拖拽，它就像一个人在地上打滚似地挣脱了，也像戏台上那活脱脱的变脸，几乎是一瞬间便让乡村恢复了往日的农忙。人勤春来早。哦，故乡的春天，好像过了元宵便真正来到，什么也挡不住春天来临的脚步。

少年的我，虽出身寒门，却没有穷苦人家孩子与生俱来的勤劳，从没有主动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而赢得父母的赞扬，相反，一个“懒王”的称号一直跟着我，让我这个腼腆的少年经常在一些公共场所脸红。但我还是算勤奋的，这主要表现在会拾粪、放牛、打猪草等，只不过，别人家的孩子是积极的、开心的，我却是被动的、消极的，但有时候，有些事我还是比较愉快的。譬如放牛，因为骑上牛背“打马扬鞭”，我感觉自己就是古今中外英雄，就像是岳飞、辛弃疾、保尔·柯察金……

随着温度逐渐上升，我们脱下了厚厚的棉衣，露出了舒展的双臂；随着墙角那只大陶罐里的炒米糖只剩下碎粒，灶屋里木钩上的腊肉也只剩下一条孤独的身影，此时的村庄，已笼罩在新绿里，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再次成为故乡的一道不知疲倦的风景。

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“清明泡稻籽，儿子不问老子。”农谚里的季节如同一只无形手，把故乡推在轮回的路上风似地疯跑。
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？燕子说：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……”这不是儿歌，这是视频，这是无须通过播放器而在故乡天地间出现的视频。

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新绿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这是杨万里的诗，更是我少年故乡的风景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这个情景剧中担任主角

啊。那时故乡的四月，有几个细腻的话剧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，至今还是那么清晰——

**【紫云英的地】**：天是蓝蓝的，大地是绿茵的，水也温和起来。新来的燕子在飞来飞去地剪出春天的美丽画卷，屋檐下有它们新做的泥巢。田野里，一处处由浅变深的紫云英，纷纷举起小葵花一样的花朵，引来燕子们上下翻飞。一会儿，燕子们飞累了，一个个停在新立的低压电线上，那是活脱脱的五线谱啊，一首抒情、欢快、明亮的田园序曲，正在无声地演奏着。挽起裤脚的农老一手扶着犁，一手扬起鞭子，在紫云英中“吡吡”地撵着老牛。这是一幅耕耘图，老农就是画家。黑色的泥土如浪在他身后翻卷，一行行地排列着。老农就是诗人，他朗诵着已经开始的春耕。而在田中央，一个少年大字型地仰卧在紫云英中，任白云和燕子在眼中掠过，他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不动的，感受着春回大地……他在等待什么？是犁型的牛绳？还是老农的哨鞭？不知道，至今也不知道。但有一点很明确，那个少年就是我。

**【菜花黄的天】**：“稻根菜，开黄花，哥哥嫂嫂喊我回家……”如今除了哼唱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全这首民谣的词了，但这样的场面还在眼前时时浮现：油菜花开金灿灿的时节，一把小铁铲，一只大竹篮。没有草帽，光着脚丫，一群活泼的孩童，在弯弯的田埂上挪动，然后如同一只只小鸭，纷纷跳进油菜花海

中。那时候，感觉油菜的秆儿有点高，但我们可以蹲在它下面顺利地挑一种喂猪的野草——稻根菜。稻根菜，扁平如伞状，中间有一秆竖立，上面举着金黄的小花，因喜欢生长在上茬的稻根部而得名。这种野菜可喂猪，也可切碎喂幼鹅苗鸭，据说人也可以吃。钻在油菜棵下久了便会疲惫，我们就会躺在油菜地的垄沟里休息。密密的油菜花覆盖着我，满眼都是菜花黄，仿佛天上的云也是黄色的了。有时候，我们还会利用休息的片刻，在旁边的紫云英田里玩一种类似剪刀石头布的游戏。赢的人自然兴高采烈，输的往往会鼻塌嘴歪。有时候，那一篮稻根菜被输得所剩无几，天色已晚，只能慌忙地拽一些紫云英垫在竹篮底部冒充稻根菜。嘿嘿，这样的事情，我干过，我的同伴们都干过，只是不能被大人发现，否则……

**【三角塘的鱼】**：故乡的水坝因为高低落差而分成了好几截，那是我们快乐的天堂。除了老木船的漂荡，还有入水嬉水的精彩和摸鱼捞虾的喜悦。记得每年一到桃花红、鱼产卵的时节，我就像鹰一样地盯着大坝旁一个叫三角塘的下水口。一番小作后，我的鱼篓里准会有二三斤陶巴痴（又称呆子鱼）。三角塘与大坝的落差估计有两米左右，每次我会用带着草根的泥块堵住三角塘的下水口，然后用随身带的盆盆扁干落在三角塘半腰部的一个小沟。这时，从大坝里迎流戏水而落在小沟里的陶巴痴，还没等它们反应过来，便纷纷落在我的小鱼篓里了。它们个个都黑不溜秋，一条条足有筷子长……这时我会手舞足蹈，高兴地拉开带着草根的泥块，让三角塘的水再一次流淌。两个小时，我会再一次来到，只要没有路人，我便如法炮制，仍有惊喜的收获。此时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我哼着小曲走在田埂上，因为晚上我不仅有母亲做出的美味，还会有父亲难得赞许的目光。这样的家庭环境，一年四季是少有的，所以我要感谢春天。只有春天，是春天的水坝和三角塘给予我的……

**【馒头山的锦鸡】**：隔着村庄的田畈，离家不过五六百米处，有一座立在狮坝南边的小山，因为外形像个蒸熟了的馒头，故称馒头山，它是我们春天放牛的好地方。谷雨一到，牛儿便要春耕了，原先一日三餐的冬草早就满足不了它，这时，我们几个娃每天天不亮，就在父母的不断催促下起床，然后各自牵出自己“包养”的水牛，爬上牛背，一晃一晃地来到馒头山。其实，严格意义上说馒头山并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片山。这里野草丰盛，在春雨的滋润下，这里有牛儿喜欢的鲜嫩草，这样我们这些“嗜睡虫”便可以安安稳稳地趴在牛背上睡觉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醒了，太阳的光芒刺得人难以睁眼。等完全适应了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新的世界：怒放的杜鹃花，一处比一处红火；蓬勃的金樱子，一处比一处芬芳；而那山间的小竹笋，一处比一处从生林立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一觉醒来，除了满耳的鸟鸣外，滑下牛背的我居然一把抓住了一只正在卧窝孵蛋的锦鸡。它拼命地挣扎着，扑腾着，脱落了满身的鸡毛，在晨光中闪烁着美丽的光彩。但最后，那只锦鸡还是从我的手心里逃走了。至今我都为自己的愚钝感到惭愧。当时，只要我放下另一只手里的牛绳，两只手一合力，还怕抓不住一只鸡？当时的我虽然很弱小，但也不至于手无缚鸡之力吧！

啊，我少年故乡的春天，如果要根据温度将她分成等级的话，那么，初春是冰凉的，但冰凉中透着温和；仲春是萌动的，她带着一股温暖，吹响了万物苏醒的号角，天地开始浪漫起来；暮春是热烈的，甚至有些豪放，她早已伸开了热情拥抱你的双臂……

母亲经常说，吃了端午粽，才把棉衣送。在我记忆里，故乡的春，好像结束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，尽管那已是立夏节气之后的一个月了。那时，艾蒿青青，草色碧连天，日头开始火热起来，村里的大树又长高一截。早早晚晚的，草帽戴在了故乡老老少少的头顶上……故乡和我一道，迎来了她的另一个季节。

## 麦粒、栀子花与梅子的和鸣曲 (组诗三首)

■陈赫

### 麦粒渐满

夏风吹拂，金黄色的阳光  
洒在农人带着笑意的脸上  
饱满的麦穗如同精灵  
摇曳着身姿  
散发着迷人的清香

在希望的田野里  
那些奔跑的脚步，多么匆忙  
那些脱口的句子，多么芬芳  
一片片的金色的海洋  
麦浪起伏，美得不可方物  
满心的欢喜，也在此时蔓延  
而收获的歌谣  
将会在，田野中唱响

### 栀子花开

或许应该从一片羽毛说起  
洁白的花瓣  
也像极了一种晶莹  
有些清新，就这么随风飘来  
撞击进了心底，成为了闪烁

栀子花缀满枝头的时候  
小满正在赶路  
这娇羞的姑娘，如此可爱  
细嫩似雪，缓缓从口中吐出芳香  
夏夜如水  
于无声处听见她们  
绽放的声音  
我忽然，懂得了陶醉

### 梅子金黄

暖阳滋润着万物  
成为生机的一种养料  
绿叶交出茂盛  
庄稼便开始茁壮生长  
她们都在一幅画中定格  
时针指向小满，时光掠过金黄

在梅园中  
故事开始于初熟  
一阵清风吹破一瓣心事  
一味酸涩惹起一种甜蜜  
果香之味，等着季节兑换成美味  
只有枝头的喜鹊  
默默记下了这一切  
并将这一幅画命名为  
——梅子金黄



碧色如洗

■章昭鑫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

## 人间笔记

# 儿时的端午节

■崔光宝

近日去乡下游玩，在村口看到村民们种植的大片艾蒿，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儿时农村家家户户过端午节，门口插上艾蒿的场景。那时，过端午节，各家各户都要在家门口放上艾蒿，据说能祛邪除病、祈福家人平安。各家在过节前几天就忙着做准备：采粽叶、浸糯米、包粽子、洗鸡蛋……家家户户忙得不亦乐乎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像一部纪录片，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倍感亲切、有趣。

端午节也叫端阳节，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三大民俗节日之一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端午节包粽子是一段美好极快乐的时光，印象特别深刻，难以忘怀！

包粽子要提前准备粽叶，大多数家庭都是孩子们主动请缨“承包”，利用礼拜天郊游，三五成群，由大一点的“孩子王”领头带队，个个兴高采烈，徒步到郊外，自己采摘粽叶。尽管有些劳累，却是满怀丰收的喜悦，一路欢快。

接下来是“包粽子工程”。事先将粽叶在清水里浸泡数日，用抹布洗净晾干，再将糯米、红豆、腊肉、红枣等洗净沥

干。然后，一家人围坐一起包粽子。也有的人家和左邻右舍凑在一起包粽子，一边包一边聊家常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，真是其乐融融。

包粽子也有讲究，有长长的、四方的，像枕头形状的粽子；有结实实实、体型匀称的三角粽。粽子包得松紧、结实程度，也影响到它的美观和口感，包紧了，煮时粽子容易破裂，包松了，米粒会从粽子里面流出来。粽子包好了，再放在大锅里煮两三个小时，粽叶的香味在空气中飘得很远很远。粽子煮熟了，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互相馈赠，到处洋溢着和睦与丰收的喜悦。

到了端午节那天，更是热闹。清早，家家门口插着艾蒿，绿色养眼，清香怡人。家里都备着荸荠、黄瓜、西红柿等新鲜蔬果，还有五香蚕豆、绿豆糕等点心。早上，人人吃粽子。邻里街坊还串门吃粽子，比较谁家的更好吃，一起品尝各家粽子的味道，说说笑笑，好不热闹。

中午时分，各家则摆酒设宴庆端午。经济条件再差的都会有五六个菜。其中，必不可少的有黄鳝、黄瓜、咸鸭蛋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，还会摆上红烧鸡、炖

鸭汤等菜肴。大人们还喝上了用糯米自酿的“甜酒”，据说能免除一年的灾祸。那时生活非常艰苦，只有在端午、中秋、春节这些节日，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才能吃上猪肉、鸡肉，所以端午节那天，男女老少都十分高兴。

至于赛龙舟，据说在离市区四五十公里外县城的大河上举行，很是精彩。场景倒是和现在差不多，只是不能电视直播。苦于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终究未能成行一饱眼福。

追今抚昔，时光荏苒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很怀念儿时的端午节，怀念父亲母亲，怀念那清香的艾叶、甜甜的粽子，怀念故乡小道上往来的浓浓亲情，怀念那贫穷却又快乐的时光……

如今，我已是不惑之年，父母早已离世，街坊四邻的叔叔婶婶在世的也已七八十岁高龄，儿时的玩伴现在也都分散在天涯海角。留给我的，是记忆中的小伙伴在一起捉迷藏、荡秋千、丢手帕、抓石子、滚铁环……它不会因岁月的流逝和世间的沧桑而磨灭，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记忆犹新。

在我20岁以前，从来不用担心“我的故乡在哪儿”这种问题，不管我在芜湖读初中，还是在合肥读高中、大学，别人问起，我总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他：“我的故乡是上海”。可是，大学毕业，离开合肥以后，每次刚认识的人问我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我就会顿一下，然后嗫嚅着说：“小时候在上海，后来去了安徽……”

到现在，我也无法明确自己到底是哪里人，“人生如寄”，对于我而言，都只不过是寄居吧，有时候，我会格外羡慕那些对故乡有着坚定眼神的人。

我是12岁离开上海到安徽的，但我在6岁左右跟随母亲和阿姨到安徽，当时是去看我远在旌德县医院工作的父亲。我从小在上海和外婆、阿姨一起生活，对母亲比较陌生抗拒。母亲怕一人带着我走远路搞不定我，就拉上正待业在家的阿姨同行。小时候的记忆，大部分都是模糊的，回望过去，就像是一大团白茫茫的云雾，迷迷糊糊，可也有一些，却是清晰得发亮的。6岁那年的那次旅行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道光，光里，是一个叫绩溪的地方。

那时的绩溪，只有一家小旅馆，泥土地面，前后门对开着，像是普通农民家的堂屋。前门朝着街面，后门一开就可以看到连绵的群山，门口是一湾湍急清澈的溪流，欢快地、自顾自地流向它自己的远方……那次旅行，对于幼小的我来说，并不是一次开心的旅行，甚至不能算是旅行，甚至是令当时的我觉得吃尽苦头的探索，那条小溪，赚足了我的心泪。

那是一个太阳很好的午后，我们从上海经杭州到旌德去看父亲。那时父亲经常在绩溪一带巡回医疗，母亲带我们在绩溪镇上这家小旅馆住下，等父亲的消息。小旅馆没有自来水，阿姨就到后门口的那条小溪里洗衣服。小溪不深，到阿姨的小腿处，溪水很清，溪底的鹅卵石历历可数，溪水很急，好像一个急着长大的孩子，急匆匆地往前奔着。阿姨拿着我们换下的几件衣裳，有些笨拙地弓着腰就着溪水洗着，她不会像当地人那样用棒槌，只好用手慢慢地搓洗。洗着洗着，一个小浪花跑得急了一些，把一件衬衫卷走了，当时的衣服按阿姨的说法“一件是一件，一件都丢不起的”。阿姨一急之下，就顺着衣服漂走的方向，卷起裤腿，走进小溪，一路追赶去了。我只记得我一个人站在溪边，眼看着衬衫、阿姨、小浪花，越漂越远，渐渐消失在视线里，一等再等，也等不回，终于，我由小声抽噎，变成了不管不顾地号啕大哭。

不过，所谓绝望，往往是跟转折联系在一起——事情坏到了极点，你都抱希望了，也许就迎来了转机。那天傍晚，我一个人坐在小旅馆破旧的小木方桌边，小小的脑袋已经被恐惧抽成了真空，处于一片空白。阿姨回来了，手上还拿着那件湿漉漉的衬衫。她晾好衬衫，用温水洗了毛巾，麻利地擦着我的小花脸，对我笑着说：“你看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你本来眼睛就不大，一哭眼睛肿了，就更小了。”然后又回过头，轻描淡写地对着我母亲说：“那条小溪，走到头，居然是一条很开阔的大河，还好，滩头上洗衣服的人捞起了衬衫，还给了我。”

这是我最早一次和安徽、和皖南山区打交道。后来，我跟着母亲到了芜湖，慢慢的，和皖南的交集也越来越多。那时母亲每年探亲假去旌德，都要捎带上我，而且不管我放不放假，说走就走，初中三年里，大约一共去了两三次。当时，父亲正跟母亲闹离婚，母亲每次去“探亲”的时候，往往都是母亲嘴里“情势危急”的时候，可即便母亲再积极，父亲往往都是避而不见，以致于这几次的探亲，在我记忆里，除了有一次见到过父亲，其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属于自然的、物质的部分，诸如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山路，山区小镇被一弯月光掩映的静谧，还有那条穿镇而过的河流激荡回响的声音……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年少时候或浅或深的记忆，成人以后的我，尽管热衷于各地旅行，可对于安徽，尤其是皖南山区这一块，始终不曾踏足。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一提及皖南，我的心里，就好像被吹进一丝隐隐的冷风。这一丝冷风，似乎是一扇门，隔在我与皖南之间，而我，并不愿意去推开它。

人生不就是这样么，再惨淡的经历，经过时间的打磨，只要你愿意，它就会变成一幅你能够欣赏的画卷，而如果，你正巧还有那么几个久别重逢相聚甚欢的老同学，那这幅画卷，就不仅仅只存在你的心里了，它，还会变成现实，变成你生命里的当下，在你面前徐徐展开。应该说，我很幸运，在我的人生里，有机会可以这样，越过时间，在现实里，和我的童年相遇，把酒言欢。



心香  
一瓣

徽州有梦

■张建平